

# 与你同行

The Chaperone



她曾是  
那个站

在楼顶上的

孤儿，登上火车的

幸运姑娘，十七岁的娇羞新娘，充满  
爱心的母亲。而在纽约，她是一个满  
腹心事的陪护，她的一生就要改变。

[美] 劳拉·莫利亚提  
(LAURA MORIARTY) 著

刘昭远 译



*The*

*Chaperone*

与  
你同行

[美] 劳拉·莫利亚提

(LAURA MORIARTY) 著 刘昭远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你同行 / (美)莫利亚提著; 刘昭远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411-3707-5

I. ①与… II. ①莫…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9693号

---

Copyright © 2012 by Laura Moriart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Beijing HepingYahua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3-42

## 与你同行

Yu Ni Tongxing

[美] 劳拉·莫利亚提 著 刘昭远 译

责任编辑 奉学勤  
特约编辑 尹艳霞  
封面设计 笑笑生设计

---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

印 刷 北京友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70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707-5  
定 价 32.00元

---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蕙的风，性灵的阅读



## 目录

### ★Part One

#### ★Chapter 1 前往纽约 / 003

科拉抿了抿嘴唇：“纽约。”她当即感到一阵旧伤发作般的钝痛。

#### ★Chapter 2 布鲁克斯家 / 019

不论露易丝多么喜怒无常，你对她而言都是举足轻重的。你是她通往纽约的门票。

#### ★Chapter 3 火车旅行 / 33

她正带着恐惧和向往，飞速前往另一个世界，一个目前为止还未知的世界。

#### ★Chapter 4 幸运的女孩 / 47

科拉想过，如果自己永远不被挑走会怎样，如果火车经过了一站又一站，他们登上一个又一个讲台，而她每次都被送回车里，直到最后——那会怎样呢？

#### ★Chapter 5 餐车风波 / 61

这糖果有可能还很干净，可一旦糖纸被打开，人们便无法知道它曾到过谁的手上。

#### ★Chapter 6 新生活 / 77

一切都因为这场游戏，一只木环，两支指挥棒和一套规则。

★ Part Two

★ Chapter 7 初入纽约 / 101

露易丝摺下旅行袋，举起双手，大声宣布自己爱上了纽约城。

★ Chapter 8 纽约孤女之家 / 121

难道你非要听到一个悲伤的故事才肯罢休吗？难道这样做就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宁静？不会的。

★ Chapter 9 舞团演出 / 139

露易丝就喜欢挑起争论，像弹球一样每次碰到墙壁都要弹回来。

★ Chapter 10 黑人音乐剧 / 155

“爱，自会寻得出路。”这句话让科拉感到惊喜。

★ Chapter 11 难产 / 171

你可选择了我，因为我年轻、愚蠢、贫穷又没有家人，什么样的生活对我而言都是幸福的。

★ Chapter 12 档案 / 195

科拉将这封信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她紧紧地握住这张纸，紧得双手都开始发抖。

★ Chapter 13 倾诉 / 213

被那样的目光望着，科拉觉得自己像是站在聚光灯之下。这感觉实在令人陶醉——科拉已经不是自己了。

★ Chapter 14 重聚 / 231

你若和我回到黑弗里尔，将是我身边永远的刺。不过在知道这一切后，就算我们分开，再也不相见，你也永远是我心中的玫瑰。

★ Chapter 15 噩梦 / 247

她整个夏天都被蒙在鼓里，整天喋喋不休地打着糖果和童贞的比喻，

用谎言去伤害一个已经受到了伤害的孩子。

★Chapter 16 茫然 / 271

现在看来，她和那些自小成长在父母、兄弟姐妹身边的人没什么不同。也许她孤儿的身份不过是个借口。

★Chapter 17 剧变 / 287

这个孩子从今以后再也不会见到科拉，但科拉已经成为她痛苦回忆中的一个部分，成了一种未知的恐惧。

★Part Three

★Chapter 18 变天前的平静 / 309

虽说好运一直围绕在他们身边，不过就像人们吸进的空气一样，他们总不会注意到它。大家的未来就像夏日的天空一样清晰明朗。

★Chapter 19 “未婚妈妈之家” /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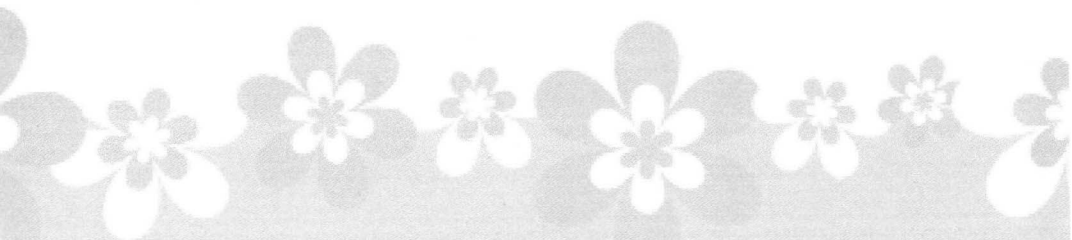
怜悯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Chapter 20 陨落 / 353

很显然，露易丝把自己藏了起来。除了自己的痛苦之外，她考虑不到别的东西。

★Chapter 21 奇筵 / 377

“人的晚年就像化妆舞会的终结，所有面具都将除下。”



## Part One

当一个可爱的女人向愚蠢低头，她总能找到一个和她一起犯傻的人，只是不常有人愿将她扶起，使她回到原有的高度。

——《大西洋月刊〈狭隘太太〉》，1920年

众多男士曾经爱过黛西的事实也让他感到激动——这加重了她在他眼中的分量。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年

这儿没有嘉宝！这儿没有迪特里希！这儿有的只是露易丝·布鲁克斯<sup>①</sup>！

——亨利·兰格罗斯，1955年

---

① 露易丝·布鲁克斯 (Louis Brooks, 1906—1985)，美国舞者，模特，歌舞女郎及默片女演员，以其标志性的黑色短发著称。代表作包括《潘多拉的魔盒》《堕落少女日记》等。








# Chapter 1

## 前往纽约

科拉抿了抿嘴唇：“纽约。”她当即感到一阵旧伤发作般的钝痛。



科拉第一次听到“露易丝·布鲁克斯”这个名字时，正在威奇托市图书馆外的一辆福特车里避雨。如果科拉当时是一个人，也没什么要顾忌的话，她可能会一个箭步冲过草坪，迈上图书馆的石阶。可她和她的朋友维奥拉·哈蒙德花了一上午时间拜访她们的邻居们，为儿童阅览室筹募书籍，这时候她们的胜利果实正安全地躺在后座上。她们觉得这场大雨很快就会停止，也不敢冒着让书被淋湿的风险跑出车外。

说实话，这时候科拉也没什么事可做。她的儿子们去过暑假了。他们俩都在温菲尔德外的一家农场里工作，秋天的时候就会动身去念大学。科拉还在慢慢适应这份宁静和自由，适应她人生的新纪元。女仆黛拉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临走时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地板上没有一个泥点，留声机周围也没有落下半张唱片。没有什么矛盾需要科拉调解，没有比赛要她加油，没有文章需要评论和校对。冰箱和储藏室里围着满满的食物，她用不着去商店采购。再加上丈夫艾伦已经去上班了，她根本没理由匆匆忙忙赶回家。

“真庆幸我们开的是你的车而不是我的。”维奥拉理了理她的帽子，这是顶漂亮的无檐帽，帽子顶部缀着一根鸵鸟羽毛。“人们总说封闭式汽车是件奢侈品，不过在这种鬼天气里绝对算不上。”

科拉给了维奥拉一个她认为谦逊的微笑。这辆车不仅有顶棚，还装

上了电力起动机。广告上说：“对于一位女士而言，曲柄起动机式车是没有市场的。”不过就连身为男人的艾伦也承认自己并不怀念曲柄起动机式车。

维奥拉转过身，看了一眼后座上的书，“人们都很慷慨。”维奥拉比科拉大上十岁，两鬓已经生出白发，说的话里也透露出年岁带来的权威，“我说的是大部分人。你也许注意到，麦拉·布鲁克斯甚至连门都没开。”

科拉其实并没有注意到。她那时正在街道的另一头。“她可能不在家呢。”

“我听到了钢琴声。”维奥拉的目光滑向科拉，“我敲门时她甚至懒得停下来。可是不得不说，她弹得真不错。”

一道闪电划过西边的天际。尽管她们都被吓了一跳，科拉还是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一直以来她都很喜欢晚春的暴雨。这雨生成于草原上空层层堆积的乌云，经历了一整天酷热煎熬的建筑们经过浇淋之后也仿佛喘了口气。一个小时前，当科拉和维奥拉游说人们捐出藏书时，天上的太阳还很毒。而现在雨势大得几乎能将图书馆外的橡树叶削开。丁香花也在这大雨中摇摆着，颤抖着。

“你难道不觉得她是个讨厌的势利小人吗？”

科拉犹豫了一阵。她不喜欢搬弄是非，可她很难将麦拉·布鲁克斯算作朋友。她们在一起参加过多少次投票会议，进行过多少次游行？虽然她们并肩作战过这么多回，麦拉见到她最多不过就打个招呼。虽说如此，科拉也不会因为受到忽视就认定麦拉不好。

再说麦拉可能也并非有意针对她。科拉注意到，除了发表演讲，麦拉·布鲁克斯几乎不正眼瞧任何人。演讲时她必须观察听众们的反应。当

然，每个人都会看着她。麦拉也许是科拉见过的最美丽的女人：她皮肤白皙，完美无瑕，眼睛又黑又亮，秀发乌黑浓密。她绝对是个有天赋的演说家——演讲时字正腔圆，观点清晰明了。麦拉美丽的外表也是她成为优秀发言人的敲门砖。她的绝色容颜就像一剂消毒剂，改变了报纸刊物对妇女参政论者的传统印象。可以说麦拉是个聪明伶俐、富有教养的女人。她好像知道与音乐相关的一切知识，了解所有著名作曲家的大作。她很清楚该如何展现自己的魅力。有一次当她站上演讲台时，望了一眼台下的科拉；她直直地望着科拉的眼睛，微笑着，好像她们是很好的朋友一样。

“我其实不怎么了解她。”科拉说。她将目光放回模糊的挡风玻璃，看人们躲避来往的车辆，奔跑着寻找避雨处。艾伦今天是乘电车去工作的，因此她才能把福特车开出来。

“那么让我告诉你，麦拉·布鲁克斯就是个讨人厌的势利小人。”维奥拉面带笑意地转向科拉，她帽子上的鸵鸟毛蹭过科拉的脸颊。“让我给你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她不久前给我们俱乐部的秘书寄了封信。很显然，布鲁克斯太太正在寻找一名陪护陪伴她的一个女儿于今年夏天前往纽约。她年纪最大的女儿，露易丝，进了纽约一所很有声望的舞蹈学校，可她只有十五岁。麦拉希望我们中的一人陪她女儿一起去。要去一个多月呢！”维奥拉似乎又喜又恼，她面色红润、双目放光。“我想说的是，有没有搞错？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让我们帮忙？让我们中的一个做她的爱尔兰保姆？”维奥拉皱起眉，摇摇头。“我们中大部分人的丈夫都是开明的，可我想象不出他们中的任何人愿意把他们的妻子让出一个月，好让她前往纽约，或是任何地方。麦拉忙得实在没时间，她不得不待在家里无所事事地弹钢琴。”

科拉抿了抿嘴唇：“纽约。”她当即感到一阵旧伤发作般的钝痛。  
“嗯，我想她可能还有别的孩子要照顾。”

“哦，她的确有，不过那不是真正的原因。她才不在乎她的孩子们。他们就像一群没妈妈的野孩子。可怜的露易丝都是一个人去主日学校<sup>①</sup>的。她的讲师是爱德华·文森特。我从爱德华的太太口中得知，每周日都是他接送她的。麦拉和伦纳德是所谓的长老会教徒，可你从没在教堂里见到过他们，不是吗？他们太精于世故，甚至不让其他的孩子上教堂。”

“他们的女儿愿意自己一个人上教堂，这更显得她不容易。”科拉摇摇头，“不知道我有没有见过这个姑娘。”

“露易丝？哦，你会记得她的。她和其他人看上去可不一样。她的头发像麦拉的一样乌黑，却和东方人一样笔直，她留着《巴斯特·布朗》漫画集里的发型。”维奥拉比了比她耳后的位置，“她没有将头发束成发髻，而是把它们剪短了。她在几年前搬到威奇托时就是这个发型。那头发又短又硬，在我看来还挺吓人的，一点也不像个女孩子。可即便这样，不得不说，她也是个漂亮的姑娘，比她母亲还漂亮。”她微笑着靠回椅背，“我想，这一点还是挺公平的。”

科拉想要在脑海里拼出黑发女孩的样子，比她美丽的母亲还要美的女孩。科拉戴着手套的手伸向自己脑后的头发。她希望自己的头发也是黑色的，也能别在草帽里。人们曾告诉科拉她有一张和善的、讨人喜欢的脸，她也很幸运地有着一口亮洁的牙齿。可是将这些加在一块儿也算不上多美，而且她现在已经有三十六岁了。

<sup>①</sup> 主日学校 (Sunday school)：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宣讲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儿童班。

“我的女儿们都威胁我说要剪掉头发。”维奥拉叹了口气说，“真是愚蠢。这种短发风潮简直是疯狂。等这场风潮退去后，每个跟着别人犯傻的姑娘都得花几年时间等头发再长回来。很多雇主都不会雇佣剪短发的女孩。我曾试过警告她们，可她们不听我的，只会对着我大笑。她们有着自己的语言以及只有她们的朋友们才能听懂的秘密代码。你知道埃萨尔那天管我叫什么吗？她叫我‘哎’。那根本不是个词。可我这样告诉她们的时候，她们只是大笑。”

“她们只是想吓吓你。”科拉微笑着说，“我确定她们不会真的把头发剪短。”说实话，她们确实不太可能那样做。杂志上有很多短头发的女孩，可是在威奇托，短发的女孩还是很少见的。“我真觉得有些女孩那样也挺好看。”科拉有些难为情地说，“我是说，剪短头发。短头发的感觉一定更凉、更轻快。我只是想想而已。剪了短发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束发针扔掉了。”

维奥拉看着她，高高地抬起眉毛。

“别担心。我不会那样做的。”科拉又摸了摸脖子后面的头发，“要是年轻些的话也许会。”

雨下得更大了，重重地砸在车顶上。

维奥拉支起胳膊。“要是我的女儿们真的剪掉了头发，她们可不是为了丢掉束发针。她们那样做就是为了气我，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有挑衅的感觉。这段时间人们似乎把气人也当成了时尚。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她的声音突然变得没了底气，声音中更多的是困惑而非义愤。“我真不明白，科拉。我教育她们要举止得体，可她们两个突然迷上了向世界展露她们的膝盖。离开家后她们会把衬衫卷起来，我从她们的束腰带就能看出

来。我知道她们在公然藐视我。她们还会把长筒袜卷下来。”维奥拉盯着窗外纷纷落下的雨珠，在地上汇集成行。“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她们的小脑袋里想的是什么，为什么她们总不在乎自己的形象？我年轻的时候可从没想过要对公众露出我的膝盖。”她摇摇头，“那两个家伙带给我的痛苦比我四个儿子带来的都多。我真羡慕你，科拉。真幸运你只生了儿子。”

“也许吧。”科拉想。她确实很爱她那对双胞胎儿子。他们高大健硕，大方自信，着装颇有品位，就算吵架也能很快和好。埃尔是双胞胎中的弟弟，比哥哥更加文静内向。可是一旦握起球拍，他似乎能抛开一切烦恼。她的孩子们都愿意在农场工作，并且把乡村生活和体力劳动当成一场冒险。不过科拉也有些担心，害怕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签署的合同中规定了多重的劳动分量。科拉很幸运能有这一对儿子，并不仅仅因为维奥拉口中的原因。科拉隔壁的亨德森家也有一个男孩，比她的双胞胎仅仅大了四岁，虽然相隔只有短短几年，命运确是天差地别——斯图尔特·亨德森1918年初于法国战场遇难。四年后，科拉仍然会因这件事感到震惊。她眼中的斯图尔特·安德森一直是个高瘦的小伙子，他会在自行车上对科拉的孩子微笑着挥手。她的孩子那时候年龄还小，都穿着短裤。说真的，生儿子是否算得上幸运和时机有关。

可是无论维奥拉怎样说，科拉仍然觉得生女儿也不错。只要教育得当，相互理解，她大概能和女儿们相处得很好。也许维奥拉只是用错了方法。

“听我说，科拉。这一代年轻人身上有些不妙的地方。他们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想要参与投票，想要促进改革。而今天的



姑娘们却一心只想着……半裸着身子四处招摇，惹得人人都盯着她们看，好像她们没别的事可干一样。”

科拉很难反驳这一说法。如今女孩们裸露的尺度的确让她感到震惊。她不是那种假正经的女人，也不像戏剧中的狭隘太太一样拘泥于礼节。她知道自己不会被称为“哎”，可她其实不明白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当女人們的裙边从脚踝处提高时，科拉还是挺高兴的。没错，女人们露出了一小部分的腿部，这带来的改变是很明显的：裙尾不会再沾上泥浆，不再会带着伤寒病菌之类人们不愿沾染的东西进屋。齐腿长的裙子比恐怖的窄底裙好看太多，不久之前科拉为了赶时髦还穿过那裙子，不过穿着它走路会有些跌跌撞撞。然而如今的女孩们穿的裙子实在太短，每当微风吹过，她们的膝盖就会露出来。她们没必要那样做。维奥拉说得没错：穿着那么短裙子的女孩脑子里想的就只有得到他人的注视而已，用“那种目光”注视。科拉在威奇托市甚至见过几个和她一样大年纪的女人露出膝盖。在科拉眼中，这些近乎半裸的主妇简直粗俗不堪。

维奥拉双目放光地看着她，“这也是我加入3K党<sup>①</sup>的原因之一。”

科拉转过身。“加入什么？”

“3——K——党。他们上个礼拜派了一名代表来社团。真希望你那时也在。他们对女性入会很感兴趣，还特别为女性留出了职位。”

“我相信他们会那样做。”科拉喃喃道，“我们也是选举人。”

“别那么愤世嫉俗。3K党想的比这个长远得多。他们意识到妇女们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他们觉得女人们也应该加入战斗。”维奥拉说话时，

---

① 3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是美国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